唐語林

附校勘記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語林

附校勘記

（四）

王讜撰

唐語林卷七

補遺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衞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䜌宅䜌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䜌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衞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盌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鍔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衞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衞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衞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衞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衞公爲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衞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悰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慼慼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

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悰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衞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衞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衞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皐但有末節尙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邇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尙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旣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紝其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廚後井俗傳與惠泉脉相通因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取惠山水

李衞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衞公旣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衞公月餘未得見闇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

輿前。訟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衞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衞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稜姚頡。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衞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衞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爲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蘂等。僅有存者。（原註）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蘂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朶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爲洛陽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禮星石從廣一丈。厚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通相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衞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爲鰐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恩所致。衞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衞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衞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自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閽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衞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勸。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

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敍別衞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徙邢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册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牓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牓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晚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

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即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即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進士放牓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啓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丁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譎。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曰先輩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蠙王鐸進士同年也。蠙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蠙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蠙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酖。使婢言之。蠙驚曰。吾豈酖者。即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尚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啓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奩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舁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獨貢進士。或宰臣出鎭。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藁。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賚甚薄。有時微行人間。

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卽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唐貞觀中。褚河南裴背題處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準宣索幷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原註）時張鎭幷州。進圖表。李太尉衞公作。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閒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吾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關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綯至。院吏謂綯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相。朗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愼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愼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愼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

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傅以藥。遣報妻子。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紿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滎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罰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笞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斸其馬臺云。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隤。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纔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篚於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

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温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遞到開角。有卓與修古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輕。今日某爲尚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卽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蜑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境。七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與蠻蜑習之。頻爲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闢川路。由此致南詔。擾攘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浴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興師。請爲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爲奇兵。有蕃將服緋背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驍銳。兵未交。至陣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誡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擒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還。蕃兵大呼。士衆鼓而前。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駝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

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某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昕陳君從爲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爲壻。其妻曰。公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爲壻。人必呼爲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壻。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檀木小函。扃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荊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却。緘爲朝長(原註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取收僕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

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一時舉酒令馮緘笞收僕是笞植僕隸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孤綯又引故事論救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滈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滈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爲宰相滈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廣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鬚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迮坐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如此爲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黽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

苦心夏課所爲。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尙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象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象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象適至。聞藩言。卽拱曰。是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象妻肩輿。左右皆走避。上卽撤輿觀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象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沆長安令。盧象同年。上巳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沆忽於曲道遇象。側席帽。映一氈車以避。沆時主罰。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氈車。白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靑雲待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嘏施肩吾。

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上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十堆。宙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鎭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壼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待。初以諫官赴

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亦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白衣爲隙。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因省會。魏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尋爲獨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眞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喟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師。病脚蹣跚。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問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醫。上聞之。驛召集赴京師。既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轅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然。後皆可驗。舍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挼之。成銅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上置酒內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慄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上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爲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即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

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熏。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掎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于東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卽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案暈出入。蘇鶚杜陽雜編作振暈。懿宗自鄆王即位。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咸通。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雜作樂。上登樓以觀。衆呼萬歲。起居郎李璋上疏請罷。事不行。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淪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鑿八角井于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樟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有書生云。嘗聞山池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妨令子進修爾。果策名第。揚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爲麗水令。自言家大梁時。廐常列駿馬數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

類朱甚異之。酬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遽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

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偓爲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卽衞公也。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素易日休。亦醉更衣。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囊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嬰黜辱。隱從兄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爲丞相。除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爲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人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紀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卽當上陳矣。隱卽放出。沆乃謁告。攜卽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溫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以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女妻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旣忿。卽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

怨憤而卒。

畢諴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爲太湖縣伍伯。諴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諴延之相第。囑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諴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諴。諴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又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案此條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楊會非懿宗時人。原附畢諴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爲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于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瓠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于木。咸爲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辟郡掾。曹辭不赴。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未可備。苟有之。即不免大禍。後路巖于悰。王鐸。韋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爲判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譖。疎不召。盧忿謂人曰。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時有龍公滿禪師。李

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牆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卽常侍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卽宅內廳前井也。自創宅卽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寇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爲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鎭劍南。出開遠門街。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蠙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鎭。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己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爲丞相。會和州不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爲宰相。楊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鬬鴨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舁御座人李再忠。經明皇時供奉。時以爲異。（原註）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

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啓。俗諺云。軍中名血爲光。又字體戶口負戈爲啓。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纔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睦州。遂安尉。

劉瞻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己有。郤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世常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韋宰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盧澄爲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憨從事。澄索彩具。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入相。

翰林學士孫棨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醵宴。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而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眞是也。曲中一席四鐶。見燭卽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合你風流稱醞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爲讓能所禮。保衡爲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瀣。時牓中同姓瀣最爲沆知。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幷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鎭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鶚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干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華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

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牓。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牓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鮮。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臠鮮。止見半臂著襴。何處口唇開袴。一席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袴。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鹺商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丰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爲時所稱。而切于成名。嘗有啓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壽虞。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意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爲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衞公謫崖州。歷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啓

文德龍紀大順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爲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盃望遠行拽盞爲主。下次據副之。既而僖宗西行後方鎭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尙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皁。此其讖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解者云。羣衆之計目覩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八

補遺 無時代

宓犧氏以農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顓頊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名。高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及于惠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晉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門僕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沾丞相之名也。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敍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寢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已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宮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

詳鹵簿之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鹵。音義皆同。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衞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衞。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于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之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煩勞。惟其中間。則入清閒。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閒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絕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長白雜端曰。舉事。（原註）欲上堂三院長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史。（原註）有同姓者。則以第行別之。有某過。請準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倣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

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遞舉。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鞫之勞。憚于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爲戲詛之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哈之。曰著。（原註）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簪端。有罰。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蘸。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及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起堂。了各報。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靴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祇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卻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假息。則有臥揖。馬上則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原註）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愆九失儀。緣是新人欲併罰也。又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覺廳。寢于此多覺。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回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回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矣。（原註）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甚略。臺中有儀注。後漸遺闕。雖有板牓。亦但錄一

時要節。自此轉磨滅矣。

御史主彈奏不法。肅清內外。唐與宰輔多自憲司登鈞軸。故謂御史爲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羨。監察御史振舉百司綱紀。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衍始爲御史裏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也。其裏行員外試者。俗名爲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言稍毒散。殿中爲蘿蔔。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爲患。侍御史謂之掐毒。言如蜂蠆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獲進。居常敝服羸馬。至于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遂制彈奏者先諮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人不專。清白朝爲清介。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稍紊。御史羅希奭猜毒。吉溫頗苛細。時稱羅鉗吉網。望風氣懾。開元已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閒地。謂幕府爲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省。彈劾之職。遂不復舉。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慰。伏豹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疏矣。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凶二豎之亂。可攷大略。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略。以備南邊。節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河南崔光遠。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矣。蓋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十道既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爲魏博節度。李懷仙爲盧龍節度。李寶臣爲成德節度。是謂河北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歷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豎。紛紛籍籍。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悅者。李寶臣之功。而釋承嗣以爲

已資者亦寶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垣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馹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古者閹尹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安史以來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衞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衞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具襴笏宣導自復恭改作也嚴遵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之書記所謝之語于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流汗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視掌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册命贈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鄒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從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由上官求請。行李登陟。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意。唯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繂。案縣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即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閥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之遺象。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揭而璽之。注云揭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揭著其姓名。注云。揭。椓杙也。椓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揚之揭。又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

石碑皆有圓穿。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縣窆之禮。禮曰。公

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分長已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於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階之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後。不宜復以爲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洎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少太宗曾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唐以來此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爲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爲地平天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眞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

遲鄂公與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衞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葬絳州。諸方幷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俗間凶疏。本敍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敍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父在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爲弟。始行周杖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覩其弟爲兄杖。門人知舊來。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寖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愼而行之。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非禮也。按戴禮。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廢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廢。爲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原註〕今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求

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衞洗馬墓彈烏。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悔。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甯無盡見之禮。其不知禮意乎。

李匡乂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卽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旣彈五絃琴。臣何敢不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惟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餗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撫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徵之。五絃之號。卽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

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戒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黃各十有五擲采之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嚴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躭翫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閭里用之于是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中世工者有渾鎬崔師本圍棊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扈楊芃彈棊鮮有爲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幷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幷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顏眞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之疵牓于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管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權德輿衞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璠裴恆王鐸李蔚趙隲鄭愈太常少卿李建尚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做黃門侍郎許孟容鄭絪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于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

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狼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聱牙孤絕例。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材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爲時務策。一道爲方略。一道爲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淸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爲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餘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後應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貴。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儁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綰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傳說無姓。商后罰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爲韓報讐。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爲。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幷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敍既畢。拜禮待申。予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敍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累爲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

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浣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衮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眞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鄲再。大和元年二年。鄭澣再。大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大和五年六年。高鍇再。開成元年二年。柳景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鑿龍首岡以爲址。彤墀釦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視。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文武纓佩。蕃夷酋長

皆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

太湖中有禹廟。山僧云。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古畫。聖善寺木塔院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寺山亭院有畫雉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增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登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淚箭。莫教射破寺家牆。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生畫。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冕郎中畫馬六匹。

兗州鄒縣嶧山南面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相傳以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迪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響絕。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爲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爲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于土中。陰陽和則雨成。相里湯陰縣北有姜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輿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所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秺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秺。邱壠可阻。謂之固。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步兵舉鋤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

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三堨。今改爲堨。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註）一作代。龍渠增高千金之舊。一丈四尺。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伐龍渠卽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堨。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畢。漢司空王梁爲河南。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蓋純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命左右賫兔鴿而往。今蜀中鴿尙稀而兔已衆。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賫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閩越之惡溪。南康贛石。皆絕險之處。自有本土人爲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離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八十

餘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烏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

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爲喧闐。有番長爲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脚。禁珍異。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

建安郡建安縣。有大勸墟。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舊說此墟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咎頑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負。後因雷雨。空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令爾墟內石大小俱成硯。苟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視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爲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林邑獻火珠。云得于羅刹國。

風爐子。以週遶通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爐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甯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盃遂

定。卽命工以漆環代蠟。甯善之。爲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爲百狀焉。（原註）貞元初。青鄆猶繪爲楪形。以觀茶椀。別爲一家之樣。後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若罄。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爲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側。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爲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懷。實語訛彊名也。當呼爲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今葉形尙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爲證。且未見枚懷之義也。正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于玫瑰耶。（原註）玫瑰之瑰。音回不音傀。其音傀者是瓊瑰。字書有證。

豆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非也。乃甘草子也。相思子卽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皁莢花無殊。其子若藕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葉。似

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蘂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條葉俱甘。故謂之甘草藤。土人但呼爲甘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于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于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文彩。卽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荊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爲之。至明曉。望于綵樓。以冀織女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竅針。益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此不過苟悅童稚而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謹祗候起居。起居者動止也。理固不乖。近者復云謹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單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渾沌。從食可矣。至如不託。言舊未有刀扣之時。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託。今俗字作饘飩非也。（原註）元和中有姦僧鑑虛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鑑虛。後俗字多作饘饘。率多此類。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鮮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誤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爲交甫解佩于漢皐之義。今爲高祖誤。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目爲流桂泉。後人乃立爲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爲五員廟者。必五分其髯。謂五髭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葅庫。諸葅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爲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琤然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爲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呈伎之際。極爲調審。入數步。忽風

起馬驚觸劍而死。

壁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招搖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軍中。邠善師酒令聞于世。案此條文義雜解。疑有脫誤。

飲坐作令。有不誤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推其由。蓋以爲不偶之義。蟲傷宜爲蟲霜。蓋言農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閤羅鳳。著詞則河內王爲河奈王。牆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盛盧。（原註）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擥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母卒未殮。樂工理聲不輟。匠者怒。因相詬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爲衣與食且廢。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輟。他日樂工有喪事。亦任爾齒鞋不輟。

初談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顆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紓。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孫叔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追雜案。又取印歷。鍱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

吏竊笑。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贈。翌日未明。御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鑿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校勘記

說郛錄唐語林。寥寥數條。其標題大略。適與齊之鸞殘本合。知陶南村所見本已不完矣。然齊刻雖漫漶。頗有出永樂大典外者。試以所引原書證之。互有出入。其語林是而今本原書譌闕。反藉以訂正者。亦不少。既遵四庫本付梓。復采列異同。附記卷末。以備參考。已亥白露前一日。錢熙祚錫之甫識。

卷一

文中子條。此條見賈氏談錄。比原書多四十餘字。蓋今談錄非完帙也。

鍾乳條。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殘本。賜上有勅字。大唐新語。作元宗勅午日賜宰臣鍾乳。必遭竊換。與新語合。殘本作匿。

長枕條。元宗諸王。開天傳信記。諸王上有於字。宜補。益與諸王會聚。今傳信記益譌蓋。

東宮條。頎長潔白五人。殘本。五上有者字。與次柳氏舊聞合。

斜谷條。元宗西幸歸。殘本。頓上有知字。封作始。頓使給事中封倜。殘本。倜上有知字。封作章。與次柳氏舊聞合。

李汧公條。將於北都求官。與大唐傳載合。殘本。句首有而字。傳載。作於之。累路尋生行止。殘本。累路作果然。並疑誤。

禮法條。召朝士。因話錄作召韓王。案謂迴也。殘本。作諸王。此作朝士。並誤。

崔吏部條。崔吏部樞夫人。與因話錄合。殘本。作崔刑部李夫人誤。晟治家整肅。原作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此從作晟。蓋刪節之過。

李師古條　憚杜黃裳爲相。與幽閒鼓吹合。殘本及說郛並作杜黃門。

程皓條　曾於廣坐。此四字今本封氏聞見記譌作曾生。何可與言。與聞見記合。殘本可作必。

高利條　發州。聞見記州上有濠字。宜補。

李約條　因邀相見。尚書故實因作固。請官可發掘檢之。故實可作司。檢作驗。

柳元公條　奉繼親薛夫人之孝。疑當作至。因話錄作盡孝敬之道。便造新宅。今因話錄造譌坐。

元和條　元和已後。今因話錄脫此四字。

沈吏部條　又以報施不妄。又字當從殘本作人。今本因話錄亦誤。

劉敦儒條　每鞭之見血。今因話錄之譌人。

鄭還古條　初家青齊間。與因話錄合。殘本家作在。非是。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儻字誤。因話錄作償。弟感其言。殘本作誼。因話錄作意。

路相條　曰正如汝而。殘本句首有母字。說郛同。末有也字。慕其淳篤。殘本及說郛並作慕其淳素爲行。

崔倕條　太原尹鄭。殘本尹作卿誤。

大中條　飲此。殘本下有爵字。與說郛錄盧氏雜說合。

元魯山條　能食其乳方正。與國史補合。說郛脫其乳二字。方作乃。

碑誌條　貫之曰。與國史補合。殘本作章卻之曰。

法欽條　以理求之。殘本理求倒。

梁孝仁條　意此是冢墓木。殘本木上有間字。

魏徵條　便致太平。與大唐新語合。殘本便作身。四夷亂德。新語四作九。

臨軒條　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新語作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此似有誤。

武承嗣條　陛下之子。受何福慶。殘本句首有且字。大唐新語作且陛下爲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新語手作乎。似誤。

受賂條　太宗言。新語言上有有人二字。此不應刪。

九成宮條　憩漳川縣。與新語合。殘本漳譌圍。下同。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訪字誤。當依新語作倣。

孫伏伽條　三上表以事諫。新語作上表以三事諫。遂拜爲侍御史。殘本侍下有書字。與新語合。

行臺條　蘇世長。新語無世字。下同。豈有獵鹿之後。新語獵作獲。此誤。是吾所造。與新語合。殘本是吾下有之字。

馬周條　而陛下自逐涼處。與新語合。殘本逐作逐。與唐會要合。

總章條　帝王。新語脫王字。宣王略。殘本宣上空一字是。然今本新語已脫去。餘寇尚梗。餘寇。新語作扶餘。似誤。人戶少寡。少寡。新語倒。當從

衢州條　爲同郡方金所殺。國史補。金本作全。子得復讎。今本國史補脫復字。執政柄乃小生。與國史補合。殘本作司刑人柄乃小生誤。

鄭陽武條　仁義之有莊周。仁。當從國史補作元。

高貞公條　通王氏易爲圖。六字。國史補。祇存爲易二字。似彼文有脫。爲六十四卦。爲。當從國史補作而。二十二篇。國史補作二十三篇。

李直方條　最有實事。最有實解。國史補。作取其。侯味虛。國史補。味作朱。侯上有後字。

伊愼條　臣不敢學交質罔上。與國史補合。殘本。質作易。罔字空。

親錄條　死者二百九十人。殘本。有歸字。句首

姚元崇條　事既古用可救時。事下師字。殘本。可上空一字。非。當依開天傳信記。補

王如泚條　妻公。合。殘本。公作翁。右相曰。本無右字。下並同。與亦得。得四字。疑此脫。即令奏聞。殘本。令作自。聞見記。居二日。聞見記。作取旨二字。聞見記。有不與亦

劉晏條　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殘本。首有造字。隻作艘。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此有誤。案唐食貨志云。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殘本。河陰下七字空。若始謀便腋削。殘本。始作使。誤。物復賸長。賸疑賸。軍將十家。殘本。十作之。此疑誤。即時委弊。殘本。此下有船場二字。下注缺。

韓晉公條　韓晉公鎮淛西地。地當依殘本。作也。里胥耳。此文有譌脫。殘本。耳作問。

韋臯條　李康棄走。殘本。棄下有城字。保義。殘本。下有軍字。原注乃誓拔所部。殘本。作乃誓衆拔城。原注爲行秦州。殘本。無爲字。原注爲之報。殘本。末有酬字。原注並未到謁。殘本。謁似當從作闕。

便殿條　與宰臣論政事。殘本。無事字。

吳元濟條　昨晚擇帥甚難。昨晚似誤。杜陽雜編。作朕於。無所不留。杜陽雜編。作屁。此誤。

權長孺條　知鹽福建院。因話錄。盧下有鍾字。

鄭相條　爲鄭銓注潮州尉。殘本。爲作在。

李衞公條。乃立召兒子數乘。殘本。乘作輩。

聖水條　貸之衣服。大唐傳載。無之字。殘本。作僦人使往汲。取其水設司。傳載作取其水於有司。取猪肉五斤。與傳載合。殘本。無取字。

劉桂州條　誤突生驢過。因話錄。突字誤作喫友二字。

權實條　從市求取。殘本。求作羶有。可以矜減。殘本。矜作末。與因話錄合。張傑夫。此條應另提行。殘本不誤。

李石條　原注記之者有誤。殘本。無有字。

武宗條　衫色奉取。因話錄。作其形色未奉進。

狄惟謙條　惟謙坐於堂上大怒。殘本。惟謙二字在大怒下。與劇談錄合。杖背二十。殘本。作三十。與劇談錄合。既而嘉其精誠有感。今劇談錄。脫嘉其二字。

望仙臺條　陳嘏。東觀奏記。作凝。

納諫條　蕭倣。今奏記。作傲。誤。

故事條　故事京兆尹至併敗官。此五十二字。與奏記合。殘本。但云宣宗以崔郢爲京兆。皆以事去。似經改竄。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奏記。脫任字。殘本。上作也。尙有羨緡卻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奏記。脫末八字。

進士條　設殊次平等三級。（與奏記合。殘本作設異等三級。）以京兆等第爲梯級。（今奏記脫爲梯二字。）

名器條（殘本運上條。與奏記合。）自司勳郎中。（殘本下有遷駕部郎中五字。與奏記合。）沈珣（殘本譌作詢。）方賜紫。（奏記作方賜金紱。）

卷二

韋澳條　卽采十道四藩志。（與奏記合。殘本藩作方。）

城西條　于御辰。（與奏記合。殘本作牀。）可爲懷州刺史。（奏記無爲字。此誤衍。）

詞學條　自吏部員外郎。（奏記無吏郎二字。）改司勳。（殘本下有員外二字。與奏記合。）改司封。（殘本下有員外二字。與奏記合。）

樂工條　往往令倚嬪御歌。（殘本倚作侍。）汝輩所惜。（殘本下有者字。）

每罷條　宣宗雖寬仁。（此條當依殘本另起。）

祝漢貞條　尤爲帝所喜。（殘本帝作宣宗。）

高尙書條　石硤驛。（石硤殘本倒。）

李遠條　我聞李遠詩云。（與幽閒鼓吹合。殘本下有青山不厭千杯酒七字。）詩人言不足有實也。（鼓吹有作爲。殘本作詩人必以碁酒爲言。臨事未必然。）乃許之。（殘本作上曰且令行。要觀其如何。）

暇日條　置茶牀。（幽閒無牀字。）鼓吹。

雲南條　南詔王豐祐。（殘本王下有蒙字。）名近廟諱。（殘本近譌爲。）

黨項條　臨軒戒勑。案此條文氣未完。疑轉寫脫去。奏記。勑作勵。下云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李訥條　訥性褊狷。殘本。褊作狂。大中十二年。此條應另提行。以鄰道兵送赴任。奏記。作只取鄰道共送赴任。殘本。作各以諸道兵討之。似並有誤。

令狐條　上覽謝上表。金華子雜編。謝下無上字。比近換守。金華子。作緣地近授守。庶幾其便於迎送。殘本。無幾字。與金華子合。上留意郡守。此條應另提行。

王尚書條　驕橫難制。今金華子。作矯矯難制。誤。其銀刀都。金華子。都上有教字。似衍。節度多懦怯。殘本。度作使。與金華子合。命盡斬於帳前。此下既而後來吾云云八十二字。今本金華子並佚去。曳履危坐。殘本。履作屐。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但作好縱情酣飲。向之酒甚惡。今華子。甚下有不字。

梁公條　郎闕。殘本。郎下有嘗字。高宗時。此條應另提行。

郭尚書條　皆以濟人。殘本。下有爲對二字。於是奇而免之。此下殘本無。但作後爲涼州都督。大足年間云云三十六字。

姚崇條　與之偕爲臂鷹。爲字當依新語作馬。備陳古今理亂之事。殘本。作本。與新語合。

李當條　鬼北夢瑣言合。殘本。當作福。下同。境內有朝士莊產。殘本。內下有多字。與瑣言合。各務戢斂焉。瑣言。作也。

崔珏條　與瑣言合。殘本。脫首十五字。誤連上條。

梨園條　有胡雛善吹笛者。殘本。無者字。國史補。者字在胡雛下。

江淮條　揚州留後。今國史補。州譌子。

李惠登條　爲政清淨無迹。國史補。但作爲政清儉。

武相條　獨尚書左丞。與國史補合。殘本。左作右。王悅。國史補作忱。由條當另提行。殘本不誤。

銳意條　多則遷名曹郎兼之。字。兼上有與字。至天寶十二載。松窗雜錄。作十一載。內起居注爲多。松窗雜錄。作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

開元條　松窗雜錄。連上條首有內起居注自五字。臣恐左右史。此有脫文。松窗雜錄。下云不得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光示萬代。臣請自今。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侍以行在。四季。朱印聯。松窗雜錄。作四季。則用朱印聯。名。此蓋脫名字。附依外史。松窗雜錄。作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至天寶十二載。是天寶十載。松窗雜錄。作自冬成三百卷。殘本。冬下有季字。與松窗雜錄合。爲一軸。松窗雜錄。作編。每請百部。納于史館。松窗雜錄。同上。請自部納于史閣。傳記尤衆。松窗雜錄。作鮮。此誤。

國學條　虔天寶初。殘本。下有協律二字。封氏聞見記。作天寶初協律郎鄭虔。贈虔詩。聞見記。今脫贈字。

獨孤妃條　贈貞皇后。貞下脫氏字。當依因話錄補。時殿中侍御史柳弁字伯存。殘本。同因話錄。作柳芳。案弁當爲卉。卉字伯存。大唐中官殿中侍御史。唐書文苑傳。附蕭穎士後。若柳芳字仲敷。不字伯存。亦未嘗爲殿中侍御史。今本因話錄誤也。

裴晉公條　晉公貞元中。另提行。此條應

劉禹錫條　毛鄭不注。殘本。作毛都不。此下。又言整未詳。殘本。又上尚有一字。不清楚。似既字。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軍破轅。

良馬須逸鞭泛駕。嘉話。兄作父。鞭作鞅。案晉載記。初白王將叛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十國春秋略同。季前勒從子王則勒母也。此及嘉話。疑並有誤。蓋言童稚不

奇。卽非異器矣。嘉話不奇下有不慧二字矣上有定字。殘本下句作則意氣定矣。南都賦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烏卯非也。殘本南作蜀。茆下多音字。皆誤。茆當爲卯。案南都賦春卵夏筍。秋韭冬菁。卵疑卽夏小正卵蒜之類。烏卵之訓固非。然可見本文作卵也。劉意以卯爲茆。據上文已云藻茆菱芡。不應重出。所舉皆非是。

王武子條　在夔州之西市。譌爲。殘本在

陸法和條　當依殘本進上條。嘗征蜀。殘本作亦曾征蜀。得箭鏃一斛。殘本下有又何哉三字。必未知諸葛亮箭鏃所在也。必未殘本當依倒。

蔓菁條　葉舒者煮食。者字嘉話當依作可。

白居易條　長慶二年。殘本在居易上。以中書舍人。殘本作自。日以詩酒寄興。殘本譌贈。盛時來往。殘本此下有原注按彭門崔大夫彥魯爲郡日。道題尚書數百篇。二十字。居易在杭。此下始築堤云云二十六字。殘本並脫去。但有樂於二字。多留守庫。殘本守作官。

張宏靖條　十二世。殘本當依因話錄作三世。及說郛並誤。

韓文公條　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下上當依因話錄補門字。宗此五人。殘本此下空二格因話錄原本無。藏書最多。句末當依因話錄補者字。殘本此下另起誤。景鳳。因話錄作澈。

製詩條　受而出之。殘本受作懷。文宗讓賢樂善罕比。此條當另提行。殘本不誤。卽灌手歛衽。灌手杜陽雜編作歡呼。文宗好五言詩。此條應另提行。

陳商條　舉之春秋。今北夢瑣言之譌其。婉章。瑣言婉譌琬。

上元條　性若狂易。殘本無若字。大夫取解易僧。殘本取上有來字。設官舍。殘本官作館。遣白公云大期今至。殘本無遣字期作限。

李德裕條　上表雪德裕寃。歸櫬洛中。（與琅言合。殘本雪作請。無寃櫬二字誤。）

段郎中條　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金華子雜編。脫數郡皆有四字。）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金華子。九江二字在名山上誤。此下有皆有吟咏四字。此誤脫。）凡幾函。（金華子。九函作九函。殘本字脫末二字。）著樂府新錄。（金華子。今有上字。）書又云。（殘本書又倒。）令狐綯條　字人求瘼之道。（殘本字作理。）置御牀。（殘本下有上字。）

重陽條　宸豫杪秋來。（殘本宸譌神。）

嗜書條　大中十二年。（此條應另提行。）兵部郎中。（東觀奏記。部譌馬。）遂停勳。（勳字衍。殘本無。與奏記合。）

大中條　毛溥具麻。（劇談錄作毛濤貝麻。此誤。）周繫。（劇談錄作繁。）雖然皆不中科。（此有脫文。劇談錄無此六字。云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切聯名級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陸翰條　衡門啼暮鴉。（金華子。衡作白。）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金華子。悔下作老。憶於作看。）朗月生東海。（金華子。朗作明。）

李郢條　終□下郎官。（金華子。作終於員外郎。）

馬博士條　（見說郛所錄金華子雜編。今原書此條逸。）申胥枉向秦庭哭。（說郛。枉譌任。）堯仁能下聽。湯網本來疏。（說郛。脫末六字。）

四皓條　東方爲鬱。吾或作角。（資暇集作東方爲角。音鬱。或作角。疑並有誤。）角里當東方。（資暇集。里譌是。）則角里爲東方。（資暇集。里譌星。）字書言。（與資暇集合。殘本作作音。與資暇集合。）或亦通用。（殘本作隅。與資暇集合。）亦作角。（殘本作作以字書而言。與資暇集合。）

月令條　後人刪合爲之。（資暇集。脫刪字。）是呂紀采於周書。（殘本采上有自字。與資暇集合。）

畫寢條　言大德。資暇集作言仁者聖之亞。此疑有譌脫。畜賤。殘本倒與資暇集合。豈更要助詞。殘本要作必。資暇集作有。則知其不爲否。其當依資暇集作以。

學識條　稷下有諺曰。殘本作李匡乂曰。亡從一點一畫一乙。今資暇集一乙誤并作下字。原注十四字。今資暇集亦入正文。又脫注末亡字。皆誤。中有人。今資暇集中上誤衍毋字。其畫盡通也。與資暇集合。殘本脫盡字。原注二十三字。今資暇集亦誤入正文。原注上無下既。今資暇集無作无非。

文選條　仍題元注之人姓氏。殘本之人倒。與資暇集合。李氏續之。資暇集無氏字。雅誼殷勤也。資暇集誼譌宜。有覆注成者。殘本無有成二字。與資暇集合。兼釋音義。資暇集兼作皆誤。宜明有憑證。資暇集有作引。寒芳苓之巢龜。與文選合。資暇集苓作蓮。注云。資暇集無此二字。仍知李氏絕筆之本。資暇集仍作乃。

李華條　星鎚電交於萬緒。殘本交作火。不讓東西二都也。殘本句首有眞字。

張燕公條　又聞杜工部詩。此似有脫誤。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原詩作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此有脫文。

虞世南條　請載副書以從。大唐新語無副字。虞公爲祕監。殘本祕下有書字。與新語合。後北堂獨存。後字當依新語劉公嘉話作今。新語北譌此。而書鈔盛行於世。新語而作其。無鈔字。殘本行作傳。

皮日休條　竟陵人。殘本下有也字。與北夢瑣言合。官至太常博士。瑣言作國子博士。

王維條　清源寺是也。句首當依國史補補今字。

柳芳條　俱爲史學。國史補作官。

含元殿條　後以失節賊庭。國史補今脫後字故其文殷勤于四皓。與國史補合。殘本殷勤二字誤。于作首誤。

大歷條　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與國史補合。殘本無專有二字者作士。袁蘇作刁彝。徐潤閱誤。並通經。與國史補合。殘本脫並字。

靈一條　一名畫一。國史補作亦名畫。殘本畫作畫。

韋應物條　立性高潔。殘本脫國史補合。殘本脫立字。

李益條　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國史補合。殘本脫且行二字。訛郭同。

沈既濟條　不下史篇。當依國史補作遷。此條應另提行。中世有造謗而著者。此條應另提行。國史補者譌書。原注六字。今國史補入正文。下同。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妓樂當依國史補作。原注郭氏奴。國史補脫三字。皆事之異也。國史補作皆文之妖也。此疑土譌所改。進士條　謂之前輩。國史補作前進士。此疑誤。激揚聲問。國史補作價。列其姓名慈恩寺。殘本名下有、字。寺下當依國史補補坐字。江亭。國史補無爲樂二字。謂之秋卷。今國史補作夏課。疑誤。張睢陽。國史補睢譌闕在元魯山上。元儋。殘本國史補合。爲士子所訴。國史補訴作輕。抵二字。分爲棚頭。國史補作朋。後獨留南史而止。國史補有申叔二字。南史下

宋濟條　蓋因緋袍子紛紛。殘本緋袍子下有紫袍子三字。與國史補合。殘本化使然也。與國史補合。殘本及訛郭。並無化字。

文筆條　則學流蕩於張籍。國史補合。殘本流蕩二字譌作怪。詩。與國史補合。殘本章作句。

裴冀條　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與國史補合。殘本二句末並作取某經史。

狄梁公條　廟凡一千七百餘所。與封氏聞見記合。殘本句首有祠字。

郭尚父條　都虞候杖殺之。今因話錄。脫之字。

張鎬條　徵人改爲荆府長史。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與聞見記合。殘本府作州。西作南。案唐書鎬客左散騎常侍貶辰州司戶參軍。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罷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徵爲太子賓

崔祐甫條　人雖憚而不敢發。此文費解。蓋刪削之過。聞見記作人情所憚。詆人雖咄咄有辭。而不能發。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聞見記作稱疾既久。多有離局。

李惇條　其使尚衡。殘本尚作王。與聞見記合。今復何問。聞見記作今又問。疑脫何字。惇曰忠言詆訐。此六字。殘本缺。聞見記作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此脫四字。

裴藻條　探偵二侍郎口氣。殘本侍郎云云七十四字脫去。誤入識鑒門裴晉公條下。

韓太保條　惟在于公。大唐傳載。脫于字。何故不當人知之。傳載作何在不可令人知之。此有誤。

徐宏毅條　令問之。與傳載合。殘本無令字。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不字當依傳載刪。殘本不以下空二字。非。

裴澥條　除長史。因話錄。史作使。傳載敢作命。此疑誤。皆上中考。上字當依因話錄作止。少卿上中考。殘本中作下。與因話錄合。

李忠公條　敢徹而焚之。

裴先德條　有瞎眼宰相。因話錄。瞎譌害。

柳元公條　將赴上。因話錄上有府字。不知打神策軍。因話錄脫知字。

柳公綽條　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因話錄子下有於字。市作中。殘本子作於。

張正甫條　伐淮西。殘本伐作代。與今幽蘭鼓吹同誤。可記得河南府解頭。可當依殘本作何。鼓吹作爭。

劉從諫條　近無倫比。殘本下有及入朝三字。以天平功。殘本平謂下不絕賞延。殘本不絕下空二格。賞延倒。

唐尚書條　將託親知間等第。與因話錄合。殘本作將託以所親等第。

薛元賞條　且宰相大臣也。殘本且下有曰字。石從子庾。此條疑當另起。將奏之。殘本句首有且字。

教坊條　宦者請並下悰。並下。殘本作井治。本。

韋澳條　頃刻而租足。東觀奏記作頃刻而放。

立朝條　盧柏。奏記作猶。孜爲右丞。奏記下有相字。裴誠。奏記作誠。

看街樓條　皆封泥之。說郛引無封字。今金華子作皆幞之。末旬。金華子作末十旬。

劉允章條　爲纁極力。殘本下空一格。允章于是荅拜。殘本荅作不。

鄭少尹條　放牓日。殘本下空一格。

舞胡條　雖齊高緯。雖當從新語作惟。但爲殷鑒。但當從新語作俱。

武三思條　告白其事。新語無白字。朕以爲斬矣。殘本所上有已字。與新語合。陛下竟不問而斬之。之字。殘本作月。將之二字。新語並無。臣恐

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固字疑誤。新語作國必二字。

柳潭條　今以斜封之人。與新語合。殘本以下有爲字。爲正者銜寃。殘本下有附爲者得志五字。與新語合。原注五十五字。殘本脫去。

李義府條　繫正義于獄。繫字新語作警。殘才作下。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案唐書本傳云。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讀。此下句無陵字。不當但作王母。新語王下有陵字。然後跪宣彈文。殘本下有云云二字。與新語合。貶葉州司戶。當依新語作葉州。與唐書合。門人何彥先。與新語唐書合。

李昭德條　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殘本無在字時字必下有見字並與新語合。左右皆大笑。殘本人作失。與新語合。

魏元忠條　羅織魏元忠耶。殘本句首有共字。與新語合。豈大臣所爲。新語謂無尺寸之功。新語無之字。

張易之條　相者。殘本上有潛但二字。與新語合。私見卽私法無私也。新語作私見卽法有私也。疑脫文。鄭杲。與新語合。殘本作果。下同。恐陛下有危臣之意。新語作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此刪改。非是。北夢瑣言。

魏謩條　令授謩右補闕。令作今。

王琄條　代臣貧民輸稅。臣字當依國史補刪。

東宮條　炎有崖谷。疑當作崖岸。然國史補如此。殘本作岸谷。歲餘不倦。國史補不作頗。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今國史補脫力字。

韋相條　造門曰。國史補造作贄。殘本但作問上。

新羅條　厚爲之贈。與國史補合。殘本無爲之二字。

唐公條　臨察之。大唐傳載作臨祭二字。

盧晉公條（當在晉公。殘本亦誤。玉泉子作裴。）此輩優一資半級。（優下當依玉泉子補與字。）

入閤條　郎官有誤窺者。（誤。當依殘本作編。）

靖安條　與賓客飲宴談笑。（四庫本句首有好字。）

興場條　明年但得第。（玉泉子作若具得第。此但字當作俱。）一以予之。（玉泉子予作依。似誤。）

鄭公條　嘗拜掃還。（新語作嘗取。疑誤。）

盧尚書條　其人容自若。（當依劉公嘉話容下有色字。）

皇甫德參條　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新語動作用。似誤。）

任迪簡條　景略卒。（殘本首有及字。）與國史補合。爲觀軍使。（國史補無觀字。）

元載條　衆皆隕涕。（殘本作聞者隕涕。與國史補合。）

張守珪條　見令李元。（傳載作杭。）見陝尉李桎。（今傳載作見陝尉李晃。桎桔令衆呼晃。誤甚。）晃呼張公。（傳載無晃字。下有曰字。）

涼州條　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開天傳信記。宮徵倒。）

安祿山條　色黑而加大。（明皇雜錄合。傳信記人作亦。誤。）

王瑀條　問是太常樂人。（說郛下有否身是一字。誤。衍。）問曰何得罪。曰臥吹笛。（說郛同。傳載罪曰二字作某日。）

潘炎條　以爾人材。（與閑鼓吹名。殘本人作之。）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十五字殘本脫。）

退朝條　而連貴公卿。當依傳載連貴下補爲字。

辟吏條　段給事中仲。殘本中作平。與傳載合。衞大夫仲行。傳載作中行。亦知名矣。傳載作亦名知人矣。

李相條　時樊司空澤。劉公嘉話作司徒下同。欣然允諾。今嘉話此下脫去。丞相之爲戶部侍郎也。殘本首有後字。因會詩把侍郎唱歌。殘本詩把作。

韓太保條　妙哉嵇生之音也。傳載之音二字。誤作者。其當魏晉之際乎。傳載脫乎字。同出而異名也。傳載名作者。案疑本作同出而異名者也。各脫一字耳。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慢也二字。當從傳載作。與宮同。下當依傳載補音字。武后之姓。武下當依傳載補帝字。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當依傳載刪者字。晉難興。難字。當依傳載作難。其應此乎。傳載此乎作。將貽後代之知音。傳載無之字。

晝一條。今因話錄脫一字。下並同

裴晉公條　不暫忘。殘本作不暫。亡失誤。皆受知裴公。殘本脫知字。白衣時。殘本此下二百七十二字。並脫去。誤接李珏條　在武昌掌書記。殘本在誤爲昌。誤臣奏記脫在字。歸御史府。殘本首有徵字。與奏記合。豈搏擊才乎。與奏記合。殘本才作者。改吏部。殘本下有員外二字。與奏記合。同日拜相。殘本拜下有丞字。

路巖條　須與他那一官。殘本那誤爲郡。玉泉子合。

突厥條　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新語脫十字。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殘本脫首七字。

閻立本條　一日不能去。劉公嘉話。一作十。

高宗條　羣蠻聚爲寇。殘本作害。府發卒迎。殘本脫府字。無去爲賊。殘本作後去者爲賊。責其不早降之意。殘本無早字。後敬業舉兵。殘本作後其子敬業舉兵反。

張沛條　送沛于獄。大唐新語作而理沛于獄。用事居中。新語作居中用事。此誤倒。

高公條　是夜。殘本下有二字。來朝笞背。殘本作晨。朝爲亂。亂我疆境。據寺爲寨。殘本句首有此字。句下有凌脅州將四字。

張九齡條　令九齡與語。殘本作張。新語無令字。

貞觀條　號神童。說郛殘本號並作以。新語合。下並同。有得烏者。烏三本並作鳥。朕以全樹借汝。三本朕下有今字。

便殿條　唯取肥大。殘本作唯取其肥大者。

李賀條　解帶。與幽閒鼓吹合。殘本作衣。鴈門太守行。與鼓吹合。殘本首有送字。衍。

白敏中條　雖李衛公器之。殘本雖作唯。與劇談錄合。賀拔惎。與劇談亦合。殘本惎譌悳。下同。上邀當路豪貴。上當依劇談錄作止。

大中條　賈氏談錄。作太穹。

劉仁表條　故允章亦云。殘本亦作以。

畢相條　頃者。殘本有者字。當刪。稱其美。殘本美上有最字。

劉仁軌條　在時事有不是者。劉公嘉話。脫事字。

相國條　俾之換麻衣。殘本之字作前驛劉賓客。琅言作軍容。又知其連山人。琅言山作州。注云一作山。此郎官。殘本譌作比部二字。亦有異言者。琅言言上有其字。

鄭愚條　除廣南節制。與琅言合。殘本脫制字。其欽服。與琅言合。殘本欽作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殘本自此末五字起。至品藻門首條前段八十字。並脫去。

郭曖條　此條所引詩今國史補但於李端云有荀令何郎之句於錢起云復有金埒銅山之句不著原詩。

姚梁公條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殘本時作世下同。

尚書條　殘本尚書二字誤在上空一格。近於京得此花。殘本京下。空一格。他亦未知有也。雲谿友議作他處未之有也。此花南地知誰種。

慙愧僧門用意栽。友議誰作難門作閒。羞殺玫瑰不敢開。玫瑰作海棠誤。唯有數苞紅萼在。殘本萼作蕚。與友議合。張祜。與友議合。殘本。未之習稔。與友議合。殘本稔譌隱。地勢連尊岳。河流側讓關。連當依友議作遶。讓作壤並誤。又有觀獵四句。當依友議作韻。忽過新豐市。與友議合。非瑞馬之至音。友議至作空。且洪鐘韶聲。友議韶作韻。榮辱糾繩。當依友議作紛。祜遂行歌而邁。友議作反。因茲有恨也。友議作因茲有限。與張生爲詩文交。友議文作酒。比徒自前名矣。當比。

昇平條　世謂俠不如休。此有脫文。殘本作俠不如儒。儒不如休。

高孝基條　當爲王霸佐。新語作當與王伯。仍並有誤。

虞監條　一人而已。殘本無而已二字。

楊氏條　質美而多文。國史補作文謨。

德宗條　排公在國史補下云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不中爲勝也此刪去故文亦未也。

國子監條　有遺親三年者。遺當依國史補作遣。自天寶九年作五年。元和中。與國史補合。殘本首有至字。或盜用之。國史補同下無脫文。

大朝會條　殘本此條全脫。

諫院條　省中多事。與國史補合。殘本譌士。

八分書條　皆先以御札。舊當依次柳氏舊聞作牒。會太子人侍。遵聞譌視。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遵聞脫以示二字巵酒誤倒。

蘇瓌條　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傳信記作客淹留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其貌問何人非足下宗庶之孽耶。

殘本此下有八字不可辨。之謂瓌。傳信記無此三字。加禮收舉。傳信記有若字。首旦夕制誥絡。傳信記作旦作一。

開元條　革去弊訛。殘本無弊字弊下空一格傳信記作鏟革訛弊。不六七年間。與傳信記合。殘本無不字年上有十字。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傳信記作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傳信記無右藏庫四字。米每斗三錢。傳信記一四文。奇瑞疊委。傳信記無委字。是時彭城劉晏。傳信記無彭城二字。咸相感慰。傳信記作竄。拜爲祕書正字。此下張說云云三十一字傳信記脫。

燕文正公條　傳載燕作張。婦盧氏。傳載婦作嫁。

李幼奇條　一遍皆能記。殘本皆字在句首。

常敬忠條　遂出書。聞見記出下有一字。畫地記。聞見記合。殘本記上有爲字。何要滿十遍。聞見記無遍字。命引對。與聞見記合。殘本無命字。拜東宮

衞佐。聞見記衞作衙。三改。殘本下有官字。

張陟條　各執筆操紙。殘本作各執紙筆。拜太公廟丞。與聞見記合。殘本作太常丞誤。

李衞公條　武相元衡。殘本自此條武字下至崔大夫條止末十字外並脫去。

楊牢條　華陰楊牢。首二字殘本作乞農。入雜學。首二字殘本作時就。羅幃苦不卷。殘本苦作若。

崔相條　問其姙娠之所在。與琬言合。殘本無其字。而示術士曰。與琬言合。殘本曰作云。相次分明。與琬言合。殘本無相字。因命小字

緇郎。殘本。圖命下空三行。除此條二行外。其一行。疑即家爽門標目。

小子條　此當爲豪爽門首條。緣脫標題。故誤入夙慧門末。自宗紀及。殘本此下尚有二字不可辨。俱以本官一例。殘本此下尚有一字不可辨。劉氏卷。殘本下有中字。

卷四

潞州條　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松窗雜錄作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此曰字疑衍。今日二字疑即令曰之譌。上乃連飲三銀船。與松窗雜錄合。殘本無上字。

太山條　所過村鄉。傳信記作故過村部。疑彼文誤。過金橋。傳信記脫過字。此下原注亦脫去。挾上黨止于太原。傳信記作間陝右上黨止于太原。下有見后七字。三熊猿猪雞之類。殘本脫作猫。傳信記作猴。作獨四足之類。

藩邸條　畋于城南。殘本畋作畝。傳信記作游。饑倦。傳信記饑作飲。

音律條　作諸曲。與羯鼓錄合。殘本諸譌調。

武后條　賴安之之術焉。賴字。雲溪友議作願得。子母也。子母富俊。友議倒。爲汝父雖婦焉。友議但作如離婦也。焉有大朝人士。友議大作天。乘醉而言曰。殘本自言曰至下條首三十三字並脫去。所以諜歡。以二字。微亦有所忤。友議無所亦倒。微遽命杖殺之。五字。友議作一杖殺之。

鄭太穆條　一日。此二字。友議無。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友議但作鄭書傲睨自若。作中天之一柱。與友議合。殘本中天倒。愛之。友議愛之上重運帥二字。此說脫。還值郊。還字。友議無。便是君製也。作耶。友議。悉爲贈飾之物。友議作悉爲地飾之小阜。寶鈿青蛾翡翠裙。殘本青作香。與友議合。

潭州條　李尚書初守廬江。此條宜另提行。

大梁條　以老牛筋皮爲炙。殘本老上有車字。友議車上尚有駕字。可以撲殺西胡醜夷。與友議合。殘本無末二字。于是獨留五千。殘本留作進。與友議同。李公既治淮南。殘本此條另起。有嚴張之風也。友議無也字。及弟仲將。此文誤甚。殘本作及第後。與友議合。李公羈旅之年。殘本李公下空一字。渡江過淮者衆。與友議合。殘本脫過字。隨流者。殘本無首二字。與友議合。竟無蹤境者。殘本此下脫二十八字。因謂李公曰。與友議合。殘本作來謁。丞相問李公曰。快辛子之能忤。殘本忤下空一格。友議作怪誕二字。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殘本社李字。並與友議合。足可駭歎。與友議合。殘本作傷嗟。呂光化。殘本二字誤倒。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友議二十倒誤。

李衞公條　佐武宗。賈氏談錄無此三字。以自旌。談錄無此三字。

裴相條　謝後閒行。與劇談錄合。殘本閒作本。

李太師條　及幕僚。與北夢瑣言合。殘本及作昭。遭遇多。下當依瑣言補難字。

渾太師條　隨父釋之防秋。與國史補合。殘本誤作冬。皆有奇數。當從國史補作多。

韓晉公條　每早入。殘本無早字。

李相國條　李相國程。與傳載合。說郛及殘本並譌作祥。

杜相條　性厚。殘本性下有寬字。金華子雜編作清重恭寬四字。亦不踰中門。此下六十一字。今金華子脫去。則顧軍將。二字殘本誤倒。路侍中條　宴于江津。與北夢瑣言合。殘本津譌淮。良可笑也。莫由斯十字。係譌衍。瑣言無。于合江亭離筵。與瑣言合。殘本作宴。

李鈄條　量頭爲枷。頭當依國史補作蛇。

天寶條　多刺客報恩。殘本無末二字。厚迎待之。殘本上二字空。迎下尚有一字不可辨。老人曰。殘本人作文。幾誤殺死長者。殘本無死字。

田神功條　又不言。殘本句上有判官二字。與聞見記合。

盧杞條　恐死于道路。與劉公嘉話合。殘本無路字。李揆暮老無使。嘉話作李揆莫老無。他那箇李揆。殘本箇譌人。以此謾之也。嘉話謾作誤。今形骸凋瘁。與嘉話合。殘本此下尚有一字不可辨。

陸相贄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伏竟得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遠階流泂泂。疑

作泄夾砌樹陰陰□後罷相□□在假日敕下不謝官又貶爲忠州司馬大官降敕日令朝謝但恐私忌□亦須出入始了殘本此條在企羨門次苗給事條後譌闕下可校四庫本全脫姑附錄于此

開元條　許公國史補作曲江太尉字陸兗州國史補作公崔太尉國史補段太尉有顏魯公獨孤常州國史補下有杜工部張水部國史補無韋蘇州國史補下有戴容州李杜國史補無姚宋國史補此二字并原注在岐薛下蕭李國史補此上有元王上乘鄭常楊注制誥又此下原注文章二字殘本作文章其下元和云云四十八字國史本並無

于良史條　白髮衣猶碧傳載白髮但從未汚袍赤傳載汚作染

韓僕射條　皐家殘本首有韓字

趙郡條　三祖之後因話錄四字在元和初上

胡尚書條　同鄉中殘本此條另起曾祖殘本下有父字與因話錄合宏宣與因話錄合殘本宏作洪櫓著鄉籍與因話錄合殘本著譌舊

庾尚書條　李佐魏博軍因話錄佐作任誤

柳公權條　書判此二字因話錄作余忝第四字紇干封鴈門公案因話錄此六字係注文

馮河南條　陶寬圖傳作輯殘本作輯當即韜之譌馮氏兄弟進士十人傳載人作八亦八人焉傳載無亦焉二字

愛羨條　必有喜殘本有作大其說更問所賦詩賦題上賦字當依鄭錄盧氏雜說合雜說作試

文學條　宣宗索登科記東觀奏記宗字空疑此以意補

張不疑條　當年四府交辟。殘本四作五。東川李相回。殘本此下十九字脫。

五嶽條　步步禮拜。二字殘本及說郛並倒。

崔起居條　以涓強侵爲麤。上七字金華子雜編作以涓侵以目爲麤率八字。卒不取焉。金華子下有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金華子但作婚嫁多達官也六字。夢捧八寶以獻。首二字殘本作曾取。程之姨。殘本作姊與金華子合。

琅邪條　號鏙頭。金華子鏙作錐。博陵三房。大房二字。

樹名條　又曰。殘本作宣日。下空一格。

白居易條　刻醉吟先生傳于石。賈氏談錄無于石二字。常成渥。遲字誤當從談錄作泥濘。

鄭裔綽條　聯名甚寡。殘本聯名下有者字。

范陽條　乃追盧渥中丞。殘本追下尚有一字不可辨。

榮王條　陳有德教。殘本自教字至末三十七字及傷逝門標題並脫去。

天寶條　陷洛陽。殘本陷下有沒字與劇談錄合。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平字疑誤劇談錄作下然下文有下馬東面云云則此處亦非下字。有人自江西傳者。殘本傳下有得字與劇談錄合。無劇談錄無太三字。由知其本末。殘本由下有於字與因話錄合。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因話錄作鏟。而綠衣果在其中。殘本綠衣下有者字與因話錄合。某

德宗條　李銘。舊因話作教坊二字殘本二字空。必知天子在上。必作心。

天寶舊樂工也。

貞元條。太和九年。殘本此條當另起。合者如咽。杜陽雜編合作含。殘聲熊宛轉。殘本下有曲罷二字。與杜陽雜編合。因入宮。殘本宮上有此字。

宣州條。猶強精神。因話錄作猶精神。自植茶。與因話錄合。殘本自稙作嘗云。

南嶽條。良逸天資高峻。首二字。殘本作田。與因話錄合。有村老。因話錄作姥。客竊笑。下二字。殘本作或。追及于衡門。因話錄衡作衙。因祭嶽下二字。因話錄無。下繩牀。因話錄無繩字。舍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殘本首有含宏字。因疑衍。因話錄但作蔣君。蔣君二字。案既云蔣君。不當復田。善符術。殘本首有含宏二字。因話錄作蔣始善符術。周混汙。因話錄作沌。周自幼入道。因話錄周作同。

名僧條。清晝。殘本及說郛。並作晝。

白居易條。以自敍。劇談錄脫自字。江南山水。劇談錄山作煙。思之不忘。與劇談錄合。殘本思作念。

李瞻條。兩京亂。殘本首有後字。

陸龜蒙條。時輩吟賞降仰。殘本吟譌近。降字空。奇意精識者。殘本首有安字。

元結條。入猗玗沮。沮當依國史補作山。殘本及說郛作猗玗山。殘始稱猗玗子。國史補。殘本說郛。並無此五字。酒徒。二字。國史補作及爲官。

關東條。大曆中關東饑疫。人多死。國史補脫中饑二字。疫人倒。鄭損。國史補合。殘本譌鄭損。

竟陵條。韓愈好奇。此條當從殘本另起。

柳婕妤條。肅宗每見王。與因話錄合。殘本王上有延字。生延王。殘本譌玢。

和政條。因話錄和政倒誤。爲善優。上二字。當依因話錄倒。

劉元佐條。必語元佐。此下殘本衍貴爲將相四字。因話錄無。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幻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遽行遷逮。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九个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汚彤管幾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愼擇耆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狗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此以下七條。丹庫本脫去。依殘本補錄于此。

劉巽赴分寧。安平公主辭。以巽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劉郎音聲東觀奏記例。人。上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大唐新語無二字。魏徵每廷辱我。新語我二字。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入宮。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杜□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滎陽鄭氏雅不見重知璋爲江夏尉因醉杖殺人母其子入復讎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讐者推窗而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讎復斷之猶以身代夫死方悚姙讎者以刀鑠其腹胎出於外而隕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數十人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當依新語作翠）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宮（當依新語作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求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豈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舉（當依新語作館）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比夢琐言作致）中都助業後業成八韻（上九字琐言但作耶中業八韻九字）唯螗蜋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此後尚有脫文後濟不可識）

賈妾條　唐貞觀元年。國史補作唐貞元中此疑誤。

袁利貞條　從東西而入。新語西作門。若于三殿別所。新語若作後誤。所獻直言。新語所作能。

投甌條　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函字衍。封氏聞見記無。

大赦條　今雞爲首。此有脫文。聞見記云雞以黃金爲首。佩之利官。下二字。聞見記作曰利。疑誤。武成帝卽位。聞見記此下有大赦天下。其後問于光祿大夫司馬膺曰。赦建金雞。其意可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大雞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爲候。凡五十七字。唐語林不應刪去。疑傳寫佚脫。致與下文義不洽。今補錄于此。則天封嵩岳。則天二字。聞見記作登字誤。

蘇安恆條　長安二年。長安。新語作文樂。

衞道弼條　此條首六十三字。殘刻本在文學門皮日休條前。脫後百二十六字。使闇別之。殘本使下有夔字。由是反歎服其能。劉公嘉話。脫條首至歎服六十一字。其譌某上有袁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鐫詞人曰。十七字。係銅簡。蓋今本嘉話脫誤至此。

王上客條　後除水部員外。新語作有意嫌工部。新語作議者戲云。此條應與使另提行。

劉希夷條　知其未示人。今嘉話脫此五字。懇乞此兩句。嘉話脫下三字。

韋鏗條　相對衙前捺且立。新語衙作廳。捺作搽。

魏知古條　五十段。新語十作千。

五運條　或謂之柘木。下當依聞見記補染字。採勃舊說。聞見記採作以。後是歲。聞見記是作二。此疑誤。

楊國忠條　知吏部銓事。嘉話首有時字。此疑脫。且欲噱以娛之。七字。嘉話作且欲大噱。與湖州文學。嘉話無與字。復寢。舊聞作不寐。疑誤。

神仙條　其所爲變怪不測。次柳氏舊聞作言其所變怪不測。疑脫誤。醺然如醉。顧侍者曰。舊聞作醺然如作者顧曰。當係脫誤。

羅公遠條　元宗樂隱形之術。傳信記無此七字。勤求而學。公遠雖傳。傳信記無首六字。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傳信記無此十七字。置于榨下。傳信記作置榨木下。此疑脫木字。

大旱條　首瞰水上。次柳氏舊聞無瞰。譌瞰。咒者三。舊聞無此三字。禳旱致雨。舊聞無此四字。

白鸚鵡條　以金籠飾之。松窗雜錄脫飾字。

黃繙綽條　是物兒得人憐。因話錄物作勿。下同。猶何人兒也。因話錄無人字。

蹴鞠條　鞠陳力之事。因話錄有蹴字。此誤。首有蹴音千六切。因話錄千譌子。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因話錄謂譌蹴。上數御觀。御下當依因話錄補。樓字。又有蹋毬之戲。因話錄蹋作蹴。此誤。女妓登蹥。因話錄蹥譌榻。蓋古蹋鞠之遺事也。因話錄蹋作蹴。此誤。

拔河條　謂之牽鉤。聞記作鈎誤。兩向齊挽。聞見記向作相。時七宰相。聞見記脫七字。

繩技條　有著履而行。聞見記履作屐。既而翻身直倒至繩。聞見記直作蹴。還往曾無蹉跌。聞見記往譌注。眞可觀也。可當依聞見記作奇。

拜金吾衛倉曹參軍。聞見記衛倉二字脫。

宋開府條　原注丐亂。二字誤。鞠作王詢。鼓耳實失聰。鼓聽。此疑誤。

李龜年條　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傳載無首二字。詞作詞。製作唱。因賜一拂枝杖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傳載無枝字。棬後二字倒。

人聞鼓棬。傳載。棬字在右首無聞字。今不如也。傳載。作今不知也存。破其兆矣。傳載。破其兆。上愛幸安樂山。此條應另提行。

雷萬春條　諜問之知是萬春。劉公嘉話。作詢問知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今嘉話。此此下六十九字並脫。

睢陽條　以紙布蒸而食之。嘉話。紙作紵。此誤。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嘉話。作臣被圍七旬。與經百戰。嘗賦詩曰。嘉話。無嘗賦二字。無人報天子。嘉話。譌地。虜騎附城陰。嘉話。附作俯。遙聞橫笛吟。今嘉話。止此。下二百十三字並脫。

公除條　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傳載。畏作居。屢作慮。此疑誤。

驪山條　中有雙白石甕。連腹巽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賈氏談錄。但作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蓮字。談錄。作甕口二字。

蕭功曹條　可謂疲于道路矣。傳載。疲譌罷。

宋昌藻條　常接遇。聞見記。被額。聞見記。被譌遇。彼。查名詆訶爲額。聞見記。訶譌談。

杜相條　乃名子爲鵬舉。嘉話。無子爲二字。

郭汾陽條　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資暇集。僻作性。動作勤。疑誤。每收書皮之右。資暇集。皮作反。疑誤。以爲逐日須至文帖。資暇集。至作取。疑誤。則散與主守吏。資暇集。無與字。乃銘以應召。資暇集。召作。此誤。原注言不廢折刃也。資暇集。脫折刃二字。

張曇條　有尼者。因話錄。尼作巫。多值方宴罷。在姬所。因話錄。方作公。罷作罷。無在字。

李太尉條　急總諸道兵馬討之。聞見記。急作報。

李紓條　與同列。因話錄。與譌以。

元載條　謂主者。嘉話作譌主官。

永泰條　按高氏緯略。此五字譌衍。當依封氏聞見記刪。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仙人劉根所作也。阮籍所作也。以上三句聞見記並無。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聞見記。但作十五曰畢章五字。嘆息則嘯吟。聞見記倒。若太上老君。若聞見記作至玄二字。能作鼓霹靂之引。作下。當依聞見記。補雷字。寫雷鼓之音。聞見記無寫字。

開元條　故天下。國史補作故元寶末。分案。國史補作察。左右衙。當依國史補作街。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國史補。脫此十七字。所綰州縣。國史補。紐作管。

白虹條。封氏聞見記卷七目有北方白虹條。注缺。當即此條。

卷六

李丞相條　以天降之寶。嘉話作至。

關播條　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傳載。但作以諸司胥吏爲弊頗多。播議用士人掌之。

曹王條　不過二百五緡。羯鼓錄作三百五緡。張敦素。此條應另提行。

宋沇條　是近制。羯鼓錄。近作古。初僧難。首二字。當依羯鼓錄倒。

張茂宗條　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此下有脫文。傳載。首有所字。下有諡爲莊穆。尚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十八字。

竇文場條　護中尉。護下當依傳載。補軍字。下同。某月傳載。昨日。

韓臯條　則詞頭送以次舍人。國史補。舍字。

勳臣條　馬司徒。此條應另提行。李令。此條應另提行。張李。國史補作李馬另起。

韓晉公條　使步以進。國史補作遣健步以進。此脫誤。張鳳翔。此條應另提行。而鎰從判官田承竇得出。國史補作而鎰遂與判官田水竇得出。鎰家知之。國史補作鎰家僮先知之。

劉闢條　輒闢而吞之。此文誤。國史補作輒如吞噬之狀。故後自惑。國史補末有爲亂二字。

王仲舒條　立可得也。國史補作立可待否。

鄭昉條　裹傷命酒。酣飲盡興。聞見記誤作裹匜令酒酣興盡。

郎中條。國史補中作官。此誤。吏部郎中二廳。國史補下有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十一字。此誤脫。刑部。國史補下有分兩覆尸部五字。此誤脫。吏部爲南省舍人。國史補爲下有省眼禮部爲五字。此誤脫。四君子。國史補作夢瑣言引作君子。此下原注今劇談錄脫去。

竇庭芝條　信使旁午於道。

竇相條　他日莫忘閭倩。因話錄作此情。

盧華州條　見王元事訖。嘉話作說。五舅意如何。嘉話作吾舅。其說緋紫短小。嘉話作長。

劉禹錫條　旦夕有騰超之勢。幽閒鼓吹。作趙。員外心不愜。鼓吹。心作必。乃本曹郎中也。鼓吹。曹作行。

韋崖州條　一見州郡圖。一見。當依傳載。倒。有二寵奴。因話錄。作妓。有撰琴譜。因話錄。有作自。在潤州。因話錄。謂湖州。高陸令。因話錄。陸作陸。在官所俸祿。因話錄。下有得字。二孀姊。因話錄。作姨。

崔相條　遇乾之大畜。今易林作坤之大畜。又大有之恆同。曲束法書。國史補。束作篋。按易林本作典。國史補。亦謂一字。雖遭亂潰。與易林合。國史補。作潰。

裴坦條　此乃首台謬選。東觀奏記。首謂省。立命肩輿便出。奏記。作力命肩輿。似誤。

安邑條　非卻其禮。雲溪友議。無此四字。李公果憾之。友議。作趙郡果爲宰輔。蓋釋其憾焉。

郎吏條　或怕妄。與下當依傳載。補。恆字。

山甫條。首當依國史。補。補韋字。

王庭湊條　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北夢瑣言。作龍虎氣交王在今秋。

田令條　後知力不可執。國史補。作報。

王沐條　三十日。杜陽雜編。作三十餘月。而涯見其潦倒。杜陽雜編。無而見其三字。疑誤脫。

李司徒條　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子。嘉話。但作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嘉話。此下有之有七字。汝向忙鬧時。嘉話。作汝向閑時。疑誤。而登庸也。今嘉話止此。下百三十八字並佚。

徐晦條　其安穩耶。傳載。其誤。

杜悰條　任四川節度使。當依東觀奏記作西川。爲生之費。奏記作生之計。死

龍復本條　宋祁。劉談錄作祁。復本聰蕭笏良久。劉談錄聽作朝。

沙門條　能改塔。因話錄改作且。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因話錄當作由。建作成。無然字。

卷七

武宗條　豈不自合有官。因話錄脫豈字。

玉盌條　賜袁宏。當從傳載作韓宏。

平泉條　昔日徵黃綺。劉談錄作詔。似誤。

銀佛條　爲賊將截一耳。尙書故實將截誤剜。

牡丹條　僧恩振。劉談錄恩作思。初日照輝。朝露半晞。劉談錄作初旭照耀。華半晞。

心疾條。此條殘本列卷三識鑒門裴晉公條後。止存豈疾平即賜御馬金帶九字。餘並漫漶。

追錄條　卻召。此二字似有誤。東觀奏記無。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今奏記脫末六字。

朋黨條　崔珙。奏記誤沔。

清夜條　求江淮海鹽院。尙書故實海作大。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粉鋪家。故實作十二家。後作復。至令狐相家。故實脫相字。

令狐綯條　得安否。東觀奏記作莫折是否。

崔相條　必不使知聞。又曰。因話錄無聞字。又曰作譚

李尚書條。此條殘刻本列卷四賢媛門安平公主條後。忽見一船槽。金華子雜編末二字倒。斥去衣。金華子作折去巾綬。

溫庭筠條　世以爲笑。東觀奏記脫此四字。

南卓條　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玉泉子作生見李修古上曰請帥書大笑。似誤。

白敏中條　討南山。東觀奏記南山倒。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奏記充作不阻二字無之字並誤。乃以左諫議大夫。奏記左作右。李旬。奏記作蒐。

萬壽公主條　待婚盧氏。奏記脫待字。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奏記責作貴選作耶無時字似歟。宣宗時馮緘。此條當提行另起。

蔡大夫條　可以勸學乎。雲溪友議作卩誤。

崔侍郎條　賜以酒食而付去。北夢瑣言作而付於法此誤。

李公福條　庭有槐。北夢瑣言作河中三字。庫本庭字作守河中永樂有生。直過常舍屋脊。瑣言堂謁當。

吳居中條　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東觀奏記作訪術者欲固其事此疑誤。

胡某條　池州李常侍寬。此條當提行另起。

蹴毬條　好蹴毬鬬鴨爲樂。北夢瑣言鴨作雞。

卷八

宓犧條 以農官。李涪刊誤作以龍名官。周則以天地。刊誤脫此二字。亦曰衞令僕射守門之夫。刊誤作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此誤。門僕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刊誤無首三字。在宮下有門字。永巷上有在永巷則曰五字。此有脫誤。

朝廷條 抑揚功閥。封氏聞見記作抑揚閥閱。

府庭條 是軍中聽號令。聞見記無是字疑衍。字稱訛變。聞見記稱作稱。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聞見記脫此十七字。

輿駕條 而不詳鹵簿之義。聞見記譌儀。天子出。聞見記有入字。下不取行從之義。聞見記下衍敢字。

三院條 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二榻字。因話錄並譌揖。臺院長。因話錄脫長字。原注各於食堂之南廊下。因話錄食譌會。爲戲訓之詞。因話錄訓作譌。似誤。遇正知巡者假故。因話錄遇譌過。察院每上堂了。察院。因話錄作院長。皆入立于南廊。因話錄脫入字。祇揖字因話錄作大抵。似誤。故恐煩卻揖。因話錄揖作損。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因話錄下衍亦曰二字。

舊例條 節假直日。封氏聞見記直作乏。似誤。其人初蒙策拜。聞見記策作榮。而比燒竹之爆也。聞見記比作北。之爆倒並誤。

露布條 所以露布者。聞見記所以下有名字。此誤脫。得摧醜豎。斬擒不多。此二句。聞見記脫去。注云缺六字。據此。當缺八字。然則露布露板。見聞記脫露布二字。又拜聞見記。詔升。

碑碣條 姿儀禮。聞見記脫禮字。豐碑桓楹。聞見記脫此四字。石碑皆有圓空。此條見尚書故實。當提行另起。本墟墓間物。故實脫本字。數十

年前時。（故實。脫時字。）

近代條　此事亦絕少。（聞見記。脫少字。）以八月端午。（聞見記。脫端午二字。）奏準。（聞見記。誤倒。）粉人粉帳之屬。（粉帳。聞見記作麪糊。一作麪獸。）辛雲京。（聞見記。誤辛景雲。）使人修祭范陽。（聞見記。誤作修范陽祭。）刻木爲尉遲鄂公與突厥鬬將之戲。（聞見記鄂譌鬱。脫與字。）初于淇門。（聞見記。淇譌汴。云一作淇。）絳州諸方幷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聞見記。州作所。塗作澄。此疑誤。彼文脫縣字。）

釋服條　人來求之。（資暇集。求作見。此疑誤。）

忌日條　忌日制忌。（聞見記。脫下忌字。）或弛懈。（聞見記。作顏之推。或譌故。）顏延之。（聞見記。作顏之推。亦云此疑脫文。）不妨言笑。（聞見記。妨譌好。）迫有急卒。（顏氏家訓合。聞見記。作卒有急所誤。）

阮咸條　（此條首當有阮咸二字。）是卽是矣。（資暇集。作此卽是也。上是字疑誤。）臣何敢不同百獸舞。（資暇集。落舞字。）可知前代。（資暇集。可譌明。）以手撫琵琶。（資暇集。撫作指。下同。）

博戲條　閭閻用之。（國史補。作四位三字。似誤。）及于是強名爭勝。（國史補。脫于字。）韋延扈。（國史補。扈作祐。汪一本作韋祐。）楊芃。（國史補。作芃。）

明經條　命西朝堂斬決。（聞見記。作後于西堂朝決。）改帖大。（聞見記。帖大作六。）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厄。（聞見記。脫厄字。）李巖。（聞見記。作嚴。）然仍前後開一行。（聞見記。作後進。）三道。（聞見記。道通。下倣此。）爲方略。（聞見記。方作略。下倣此。）其後。（聞見記。後譌于。）

制科條　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此二十二字聞見記缺。）不要歷綰餘官也。（聞見記。無綰字。此疑誤。）關檢無籍者。（聞見記。關作開。）昨見榜云。（聞見記。昨譌時。）或附中書考試。（聞見記。附作付。）

春官條　神龍元年。此條當提行另起。

董生條　大凡不滿三萬。下脫年字。當依國史補補。

舍元殿條　南山。劇談錄。南譌前。皆序立。劇談錄。脫三字。

兗州條　鄒縣嶧山。聞見記。脫縣字。南而半腹。聞見記。起南面平復此似誤。其處生桐。相傳以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聞見記。生梧桐。傳以禹貢嶧陽孤桐者也。疑誤。諸山皆發地土多。聞見記。土多作兼土。故桐木鬱絕。聞見記。土一字倒。關西西風則雨。此當提行另起。聞見記卷七目。有西風則雨條。注缺。當即此條也。相里湯陰縣。此條當另起。聞見記。里作城。或一二百步。一二。聞見記合作三字。云是崇侯冢。聞見記。譌家。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秺。聞見記。河上衍淮字。城作河。脫謂之二字。並誤。皆古人因依立冢。聞見記。譌家。

造物條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國史補。凡造物由水土。宜紙。國史補。宜字空。紙下多者字。

蜀土條　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聞見記。此十五字缺。戴祚西征記云。聞見記。祚下衍作字。開封縣東。聞見記。脫東字。殿屋鼠鴿皆盡。聞見記。殿上空一字。無屋字。

東南條　南康贛石。國史補。南康下有之字。與上一例。此誤脫。八十餘幅。國史補。作百數幅。與一屋殆相半。一屋之一。疑當作邑。國史補。作屋邑。奏聲樂。國史補。聲譌音。則本淯輻輳。國史補。作奏報。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國史補。首有蕭字。此誤脫。

海上條　所謂蜃也。國史補。作所說氣也。案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疑此與國史補各脫一字。

輕紗條　林邑獻火珠。此條當提行另起。

風爐子條。形象烽火。資暇集。脫二字。

茶拓子條　原注猶繪爲楪形。資暇集。作油繪爲荷葉形。油字疑誤。

被袋條　舊以紐革爲腰囊。資暇集。紐作紬。乃以被袋易之。資暇集。脫袋字。

薔薇條　原注不音傀。資暇集。作瓌。下同。

相思子條　豆有紅而圓長。資暇集。紅圓互易。無長字。非也。乃甘草子也。相思子。資暇集。脫此十字。又言甘草。資暇集。又作所。此疑誤。土人但呼爲甘草而已。資暇集。但譌男。脫甘字。

土牛條　制一大牛。李涪刊誤。作大土。

唐世條　謹起居某官。刊誤。謹下有祇候二字。

終軍條　乃賈誼之事也。句上而誤。資暇集。作且非以長纓繫之也。

畢羅條　舊未有刀扣之時。扣字誤。資暇集。作机。下同。

肆有條　以鬻鮮物者。此有誤。資暇集。作鱗其味以貨者。

襄州條　漢高祖廟。傳載。作漢高祖廟。此誤。今爲高祖誤。此有脫字。傳載。作今爲漢高祖誤也。

每歲條　南山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國史補作南中有一洞。中有一泉。往往有杜葉流出。依下文。此字當作桂。因話錄。

軍中條　審度端直。因話錄。作審度馬調端下鞭而過。疑有脫誤。止于三四匹帛而已。四譌數。

飲坐條　飲坐作令。資暇集。二字倒。推其由。四庫本無此三字。與資暇集合。

詼諧條。李紓。國史補鶴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語林

附校勘記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讜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G一九一七上

朱